



春秋左氏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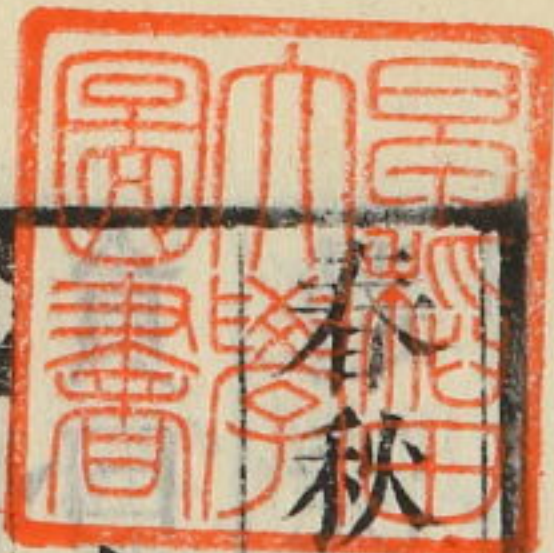
再刻

九卷二十終

三十一

服部文庫
117
205
15





春秋左傳卷二十九

盡十年

哀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楚子陳侯隨侯許男

圍蔡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

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麇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

月辛巳郊無傳書過也秋齊侯衛侯伐晉冬

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在定四年里而栽栽設

為圍壘周匝廣丈高倍壘厚一丈夫屯晝夜九日去蔡城一里

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為壘當用九月而成

蔡人男女以辨辨別也男女各別係壘而出降使疆于江汝之間

而還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權聽命故楚師還蔡於

是乎請遷于吳楚既還蔡人更叛楚就吳為明年蔡遷州來傳吳王夫差

敗越于夫椒報構李也構李在定十四年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大湖中椒山

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也在會稽中陰

南縣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

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

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泥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襄四年傳曰

澆用師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後澆斟灌

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娠懷身也歸于有仍后緡有仍氏女生少

康焉為仍牧正牧官之長悉澆能戒之悉毒也澆使椒

求之椒澆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

梁國有虞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已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

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而邑諸綸綸虞邑有田一成

有眾一旅方十里為旅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以

收復眾撫其官職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使

女艾謀澆女艾少康臣謀候也使季杼誘豷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

左傳卷二十一

左傳卷二十一

左傳卷二十一

左傳卷二十一

左傳卷二十一

左傳卷二十一

左傳卷二十一

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物事也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

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必為吳難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

入所加惠賜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

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

而長寇讐猶言天與不取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姬已止也

之衰也日可俟也姬吳姓言可計日而待介在蠻夷而長寇

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

生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而後教之一十年之外吳其

為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汙池二月越及吳平

吳人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嫌夷狄不與華同故復發

傳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趙穆以邯鄲叛范中行氏

之黨也五鹿晉邑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

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

田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方居在東方

者居左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

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

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

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為吳所勝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

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

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恐驚動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

禍也芥草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

暴骨如莽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

者正訓楚也使懼而改過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至

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

侵陳修舊怨也傳言吳不修德所以云齊侯衛侯會于乾

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

蒲魯師不書非公命也孔圉孔烝吳師在陳楚大

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

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

無患矣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

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舟車

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

疢疢疾疫也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

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徧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

所嘗其珍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

死知不曠知身死不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

我也易猶反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積土為高曰臺有木

目拂過再宿曰次宿有妃嬪嬪御焉妃嬪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一日

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

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為

十一年越滅吳起本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討范中行氏

經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

師伐邾取濶東田及沂西田邾人以賂取之易也癸巳叔孫

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繹邾地取邑盟以要之夏

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定四年盟臯鼫滕子來朝無晉趙鞅

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秋八月丙戌晉趙鞅帥

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鐵

在戚城南罕達子皮孫冬十月葬衛靈公無傳七月十有一

月蔡遷于州來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為文蔡殺其大夫公子

懷土而欺大國駟故罪而書各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絞邾邾人愛其土故賂以

濶沂之田而受盟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子南靈公

也僕公曰余無子將立汝蒯聩奔無大子不對他日又謂

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

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君命祇辱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內同之今君私命事

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若

有之郢必聞之言當以臨沒為正且亡人之子輒在輒制

靈公適孫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

威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威在河

外晉軍已渡河故使大子統統者始發喪之服八人衰經

偽自衛逆者欲為衛人逆故衰經成服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達子般

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威陽虎曰吾車少

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其兵車以

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先陳

鄭人隨之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於是乎會之會合必大敗之從

之卜戰龜焦兆不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

龜樂下晉大夫詩大雅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詢諮

故兆始納備大子卜得吉兆言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簡子誓曰范氏中行

氏反易天明不事君也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

左傳

卷之九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

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

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維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士田

十萬十萬畝也庶人工商遂得遂人臣隸圉免去斷志

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言已事濟君當圖其賞若其有

罪絞縊以戮絞所以縊人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

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素車樸馬以載無入于兆兆葬下

卿之罰也為眾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

子衛大子為右郵無恤王良也登鐵上鐵丘望見鄭師眾

大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

人也言其怯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

馬百乘死於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功死於牖下言得壽終羣子

勉之死不狂寇言有命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三子

夫羅無勇麋之麋束縛也吏詰之御對曰疇作而伏疇

疾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賸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王

也烈祖康叔烈顯也文祖襄公繼業守文故曰文鄭

勝亂從勝鄭聲公各釋君助臣為從於亂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各不能

治亂使鞅討之鞅簡子各蒯賸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戎

持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

祖蓋集成也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不敢愛故鄭

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也獲其蠶旗蠶旗各大

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羅無勇故鄭

羅羅雖北猶獲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

可矣趙孟簡子也喜大傅僂曰雖克鄭猶有知狂

憂未艾也傅僂簡子屬也言知氏將初周人與范

氏田公孫尤稅焉尤范氏臣為范氏收趙氏得而

獻之得尤以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

而與之田還其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

取蠶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

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晉前趙孟曰國無小

言雖小國猶有善射者既戰簡子曰吾伏嘔血嘔血弓衣鼓

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功為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

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鞞將絕吾能止

之止使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鞞皆絕林橫木

也傳言簡子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

衆知之元年蔡請遷于吳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駒

以說殺駟以說吳言哭而遷墓將遷與先君辭故哭冬蔡遷

于州來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曼姑為子

不義故推齊使為兵首戚不稱衛非彼人夏四月甲午地震無傳五月辛

卯桓宮僖宮災日天火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

陽無傳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宋樂髡帥師伐曹

無傳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

于吳無傳公子冬十月癸卯秦伯卒無傳不書叔

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無傳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鮮虞夏五月辛

卯司鐸火司鐸官名火踰公宮桓僖災桓公僖公廟救火者

皆曰顧府言常人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

於宮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闕周人司周書典曰庇

女而不狂死亦具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景伯

以待命命不其有常刑待求按人乘

馬巾車脂轄按人掌馬巾車掌車乘馬百官官備

府庫慎守官人肅給國有火災恐有濟濡帷幕鬱

攸從之鬱攸火氣也濡物象葺公屋以濡物自

大廟始外內以稷稷次也先尊後助所不給有不

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文文伯至命技人駕乘車

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象魏門闕命救火

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周禮正月縣教

使萬民觀之故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

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楓富父終生之後瀋汁也

於是乎去表之橐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橐積道還公宮開除

西公室使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

火無相連劉氏范氏世為婚姻劉氏周卿士萇弘事

劉文公為之屬大夫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責周與

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終違天之禍秋季孫有疾命正

常曰無死正常桓子之寵臣欲付以南孺子之子

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女也

則肥也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

在公朝也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

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

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辟也公使

其劉視之共劉魯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召正

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傳備冬十月晉趙鞅圍朝

歌師于其南范中行荀寅伐其郛伐其北使其徒

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荀寅使在外救已之徒擊

得癸丑奔邲鄆十一月趙鞅殺士臯夷惡范氏也

惡范氏而殺其族言遷怒

經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賤者故稱盜

也賤盜蔡公孫辰出奔吳弒君賊之葬秦惠公無宋

人執小邾子無傳邾子無道於夏蔡殺其大夫公

孫姓公孫霍皆弒君黨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晉耻

道於其民也赤本屬楚故言歸城西郛無傳魯西

六月辛丑亳社災無傳天火也亳社殷社秋八月

甲寅滕子結卒無傳同盟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無傳亂故葬滕頃公無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承音懲蓋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翩蔡

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翩以矢自文之錯後至錯

大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併行如錯執弓而先

翩射之中肱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

公孫射射即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乃謀北

方左司馬取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蔡大夫也此蔡之故地人民楚

關楚大夫也此蔡之故地人民楚致方城之外於繪

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偽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

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

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河南山北自司馬起

豐析與狄戎楚司馬取也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

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菟和山在右師軍于倉

野倉野在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命大夫別

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

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士蔑請

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

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詐且將為之小蠻子

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今丹

北三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楚復詐為蠻

宗而盡俘以歸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

左傳

卷之九

十一

氏陳乞傳子庚午圍五鹿五鹿晉邑九月趙鞅圍邯鄲

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邑臨晉十

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郟逆

時陰人孟壺口八邑晉地欒在趙國平棘縣西北

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晉邑也今趙國柏人縣

經五年春城毘無傳備夏齊侯伐宋無傳晉趙鞅帥

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再同盟也冬叔還如

齊閏月葬齊景公無傳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

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為柏人津

射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公家事也

奸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

出出柏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

王生授我矣授我死節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為

射死射死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衛助

也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景公夫人諸子鬻

嬖之子荼嬖諸子庶公子也鬻嬖諸大夫恐其為

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天子若之何

茶嬖

信不

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

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茶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公疾使國惠子高

昭子立茶惠子國高張真羣公子於萊萊齊東鄰邑秋齊

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

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萊人歌之曰景公死

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

乎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蓋葬後而為此歌哀羣公子失所鄭駟秦富而後

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

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子思子產子國參也詩大

雅攸所也暨息也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

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言駟秦違詩商頌故受

經六年春城邾瑕無傳備晉也任城元父縣北有邾婁城晉趙鞅帥

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二子阿君慶長

楚子軫卒未同盟而齊陽生入于齊為陳乞所齊

陳乞弒其君茶弒茶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茶見弒則禍

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于家憚老冬仲孫

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弒王

何忌帥師伐邾傳無宋向巢帥師伐曹傳無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也楚子曰吾先君與

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陳盟在昭十二年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高張國夏受命立於陳每朝乞欲害之故先僞事焉

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言其罪過曰彼皆偃蹇將

棄子之命偃蹇驕敖皆曰高國得君得君寵也必偪我盍去

諸國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盍滅之需事之

下也需疑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

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之又謂諸大夫

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

難貴寵之由盍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

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

月戊辰陳乞鮑牧牧鮑國孫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

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高國敗也莊六軌之道

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晏

嬰之子圍施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

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

敗于柏舉今若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

讐乎命公子申為主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

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期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

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大冥陳地吳師所在子閭

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

順也從命許立立君之子亦順也之順不可失也與子

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

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

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若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

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祭祭禮王曰除腹心之疾而

真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大諸有罪受

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

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

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禍福之至

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

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逸書言堯循天之常道有此冀方今失

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

云由於不知大道故

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信出已則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

公子陽生

召在七月今在八月陽生駕而見南郭且

且于齊公子

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

又獻此請與子乘之

門而告之故

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

之遂行

速夜至於齊國人知之

也待外

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

之遂行

速夜至於齊國人知之

也待外

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

之遂行

速夜至於齊國人知之

也待外

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

之遂行

速夜至於齊國人知之

也待外

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

左傳

卷之六

十七

知也國人知而不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

言言陳氏得衆

僖子之母與饋者皆入

丁卯立之將盟

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

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

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公子

可不亡一公子

義則進否則

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

誰非君之子乃受盟言陽生亦君之子固可立使胡姬以安孺

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去鬻妣茶之母殺王甲拘江

說囚王豹于句寶之丘三子景公嬖臣茶之黨也公使朱毛告

於陳子朱毛齊大夫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

可以二器二不賈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

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舉皆也以齊國之困困

又有憂內有飢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

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

悔之悔失言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謂大

謂殺茶謂殺茶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

諸父冒濘恐駘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

者史書秋記始事遂連其死通以及告魯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鄆鄆今琅邪鄆縣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

以邾子益來他國言歸於魯言來外內之辭宋人圍曹冬鄭駟弘

帥師救曹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晉師侵

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夏公會吳于郕吳欲霸

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

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

大夫過十晉大夫范鞅也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

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故邑故敝邑十

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常若亦

棄禮則有淫者矣淫通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

十二上物天以為天之數也天有十二次今棄

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

將亡矣棄天而背本違周為不與必棄疾於我棄放

凶疾來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嚭吳康子使子

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蓋言君長而大夫不出

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畏大國不

行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

君既其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

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

然也大伯周大王之長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

雍讓其弟季歷俱適荆蠻遂有民衆大伯卒

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

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為禮也端委禮衣也

自鄙以吳為無能為也棄禮知其不能霸也季康子欲伐邾

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

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吳也伐小國不仁

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德者危將焉保二德信與仁也

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怪諸大夫不惡賢而逆

之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惡猶安也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

執玉帛者萬國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塗山在壽春東北今其存

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言諸侯相伐以然

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

且附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念答大季孫

以勝邾但欲恃衆可乎言不可不樂而出季孟意異彼直秋伐邾

及范門邾郭門也猶聞鐘聲邾不大夫諫不聽茅成子

請告于吳成子邾大夫茅夷鴻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言以

吳二千里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

言足以成子以茅叛高平西南有茅鄉亭師遂入邾處其公

宮衆師晝掠虜掠取邾衆保于繹繹邾山也師宵

掠以邾子益來益邾隱公也晝夜獻于亳社亳其

與殷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

前者魯得邾之繻民使在邾茅夷鴻以束帛乘車

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故言自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

自請救於吳無君命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

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

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

也若夏盟於鄆行鄆行即鄆也鄆盟不書吳行夷

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言魯成其所四方諸侯

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以八百乘

之賦貢於吳言其國大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為私以私奉

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為明年吳宋人圍曹鄭桓

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蓋桓冬鄭

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社宮社也

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振鐸曹旦

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

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

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

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

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

晉人不救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邢

為明年入曹傳也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人非

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而不恐褚師之誥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入告吳伐我

夏齊人取讎及闡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闡在東平剛縣北歸邾子

益於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無傳

盟而赴齊人歸讎及闡不言來命歸以各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于肥殿大夫肥宋曹

人詭之不行詭言辱也不行殿兵止也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

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終曹人吳

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問可伐不叔孫輒對

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各無情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

告公山不狃不狃亦故魯人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

不適讐國違也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

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所託也則隱會所因託則為之隱

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不以其所惡廢棄其鄉黨之

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魯公族故謂之宗

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輒也王

問於子洩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緩時若無能自立必有

作非

與斃急則人人知懼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

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與魯而四夫魯齊晉之辱

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于洩率

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初武城人或有因於

吳竟田焉僑田吳界拘鄆人之漚營者曰何故使吾水

滋鄆人亦僑田吳滋濁也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

之鄆人教吳必可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

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相善

為內應國人懼其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

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言犯盟伐報所以召吳

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魯地

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公

獻於玉王曰此同車必庚公甲叔子并析朱鉏為三人皆同車傳互言之

使能國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

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私屬

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於帳前設格卒三百人有

若與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及稷門之內

三百人行至稷門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

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長微一夕三遷虎也吳人

行成求與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

而爨在宣五年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

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

之弗從景伯負載以言不見從故負乃

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

後止釋舍也魯人不以盟為不欲因留景伯為質

人不欲留王吳人盟而還不書盟齊悼公之來也

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

焉魴侯康子叔父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

鮑牧帥師伐我取謹及闡或譖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

妾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道所以

不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齊未得

終請師也吳前為邾討魯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

子餘餘大宰討之子餘大囚諸樓臺梏之以棘梏也使諸

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革邾大子桓公也為秋及

齊平九月滅賓如如齊涖盟賓如滅齊閭丘明來

涖盟閭丘明嬰之子也且逆季姬以歸季姬魴侯所通

者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有馬千乘使為

君也鮑牧本不欲立公子憇之公謂鮑子或譖子陽生故諷動羣公子

子姑居於潞以察之潞齊邑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

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

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麋亦束縛冬十二月齊

人歸讎及闡季姬嬖故也

經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無傳三月而葬速宋皇瑗帥

師取鄭師于雍丘書取覆而敗之雍丘縣屬陳留夏楚人伐陳秋

宋公伐鄭冬十月

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平故辭吳師吳

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

命於君為十年吳伐齊傳鄭武子賡之嬖許瑕求邑無以

與之賡卒達也瑕武子之屬請外取許之瑕請取於他國也故圍宋

雍丘宋皇瑗圍鄭師許瑕師每日遷舍作壘塹成輒徙舍合其圍

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子姚武子賡也二月甲戌宋

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借其能也以邾張與鄭

羅歸鄭之有能者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宋公伐鄭

報雍丘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已

入淮通糧道也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占

諸史趙史墨史龜皆晉史龜曰是謂沈陽水故沈

可以興兵兵陰類也故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

宋商謂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

位也趙鞅姓盈宋姓予水盈坎名位敵不可干也

言不可干炎帝為火師神農有火瑞姜姓其後

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

游也既盈而得水位故為如川之鄭方有罪不可

救也鄭以嬖寵伐入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則當

伐宋故不吉也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乾下坤之需

泰六五變曰宋方吉不可與也泰六五日

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立為天子故稱帝

大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為昏

得帝乙卦故以為宋吉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

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吉在彼則我冬吳

子使來傲師伐齊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從不

與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以疾赴故夏宋人伐鄭

無傳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無傳葬齊悼

公無傳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無傳薛伯夷卒

無傳各故書秋葬薛惠公無傳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季子不書陳人

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終子貢

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郕郕齊地邾

井屬吳不齊人弑悼公赴于師以說吳子三日哭

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

吳師乃還承吳大夫夏趙鞅帥師伐齊經書侵大夫請

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

事不再令再令卜不襲吉襲重行也於是乎取犂

及轅犂一名隰濟南有隰陰毀高唐之郭侵及賴

而還秋吳子使來復傲師代宋未得志故為冬楚

子期伐陳陳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

君不務德二君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

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

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

國年當十五六至全蓋九十餘

經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

鄭書各名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

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公與伐而不與秋

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無傳赴以各故書之冬十有一月葬

滕隱公無傳衛世叔齊出奔宋書各名

傳十一年春齊為郎故郎在前年國書高無李帥師伐

我及清清齊地濟北盧縣東有清亭季孫謂其宰冉求冉求魯人孔子

弟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

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力不能使求曰

居封疆之間封疆竟內近郊之地季孫告二子二子叔孫也二

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

戰不屬者非魯人也屬臣屬也言不戰為不臣魯之羣室衆于

齊之兵車羣室都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

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言二子恨季氏當子之專政故不盡力當子之

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

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俟於黨氏之溝黨氏溝朝

中地武叔呼而問戰焉問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

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

或以大字為

左傳卷三十一

共者也言子所問非已材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

夫也知冉求非己不退而蒐乘蒐孟孺子洩帥右

師孺子孟懿子顏羽御邴洩為右氏二子孟冉求帥

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樊遲魯人孔子弟子樊須季孫曰須

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季氏之甲

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步兵老幼守

宮次于雩門之外南城門也五日右師從之五日乃從

公叔務人務人公為昭公子見保者而泣保者城者曰事充役

政重賦稅多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

言之矣敢不勉乎既言人不能死師及齊師戰于

郊齊師自稷曲稷曲郊地各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

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

如樊遲言乃踰溝師人齊軍冉求之師右師奔齊人從之逐右

陳韞陳莊涉泗二陳齊大夫孟之側後入以為殿孟氏

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林不狃之伍

曰走乎不狃魯士五人不狃曰誰不如我不如誰

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止戰惡足為徐步而

死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壯士但季孫不能使師獲甲首八十冉求齊人

不能師不能整其師宵謀曰齊人遁謀間也冉有請從之

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

邴洩二子與孟孺子同車子羽銳敏子羽顏羽銳精也我不

欲戰而能默口雖不欲言洩曰驅之言驅馬也公為與

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也皆俱也孔子曰能執干戈

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子當殤冉有用矛於齊師

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皆陳也不書敗勝負不

殊憂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

公女封內之田悉賦稅之有餘以為已大器大器鐘鼎之屬國人逐

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喧進稻醴梁糗服脯焉糗故飯也

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具此禮也曰何不吾諫

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先見逐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

欲以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博贏齊邑也二縣皆屬泰山中軍

從玉吳中軍霄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

將右軍三將吳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

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書子占也

欲獲死宗子陽與閻丘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也桑

掩膏御國子國子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勸勉之將戰

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陳子行命其

徒具含玉子行陳逆也具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

紂吳髮短紂繩也八尺為尋吳東郭書曰三戰必

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使問茲多以琴茲多齊人

遺也魯問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死陳書曰此行也吾聞

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

知將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齊上軍敗國子敗胥

門巢吳上軍亦敗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

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

于公公以兵從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曰而事

何也問何對曰從司馬從吳司王賜之甲劍鉞曰

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賜子貢

也子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拜受公使太史固歸國

子之元歸于齊也元首寘之新篋製之以玄纁製

也也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

使下國言天識不善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

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

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機諫曰越在我心腹之

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夫其柔服求濟其

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

無所用之石田不耕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

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

越不其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盤庚商書也顛

越不其從橫不承命者也劓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是商所以興

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

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秘使人至齊屬以其子改姓為王孫欲辟吳禍反

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艾陵役也屬鏹劍名將死曰樹

吾墓櫛櫛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

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起秋季孫命

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善有備冬衛大

叔疾出奔宋疾即齊也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宋人仕衛為大夫

其娣嬖娣所娶女之娣子朝出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

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壑率衛而為

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

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外州衛邑軒車也以獻於

君耻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遺疾之弟孔姑孔文

疾之妻疾之妻疾臣向魍魍為宋向魍臣納美珠焉與之城鉏鉏城

宋公求珠魍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出在十四年

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聽使使處巢死焉

殯於郎葬於少禘終言疾之失所也初晉悼公子

愁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僕御大叔懿子止而飲

之酒懿子大叔儀之孫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大叔疾悼子即位

故夏戊為大夫夏戊悼子之甥悼子亡衛人翦夏戊翦削其爵

邑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

之事則嘗學之矣胡簋禮器各夏日胡周二曰簋甲兵之事未之

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鳥喻

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文圍

將止仲尼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樂正

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賦通出

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丘不識

也三發三發問卒曰卒終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

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不答而私於冉有曰君

子之行也行政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

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是賦之常法

諸非

取其

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

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田賦傳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直書之者以改法重賦夏五月甲辰

孟子卒魯人諱嬰同姓謂之孟公會吳于橐臯橐臯在淮南邊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鄆發陽也廣適縣東南

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終前夏五月昭夫人

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諱嬰同姓故謂之孟子若宋女死

不赴故不稱夫人不稱夫人故不言葬小

君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孔子與年適季氏季氏

不絕放經而拜孔子始者故與也絕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

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去經從公會制

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故心以

制之制其義玉帛以奉之奉贄言以結之信其明神

以要之要禍福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

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

可寒也尋重也乃不尋盟吳徵會於衛初衛人殺

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衛大夫也子羽曰

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

道子木衛大夫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

患衛為衛患也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標擊國狗之疾

無不噬也疾狂也噬齧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郎

公及衛侯宋皇瑗盟盟不書畏吳竊盟而卒辭吳盟吳人

藩衛侯之舍藩籬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

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侯伯致禮以禮賓也地主所會主人

也餼生物以相辭也各以禮相辭讓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

君舍以難之難苦困也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賂

吳語及衛故若本不為衛請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

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止執子貢曰衛君

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

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

是墮黨而崇讐也墮毀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

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

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

子之尚幼子之公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

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出公軼後冬十二月螽季

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心

星也火伏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猶西流言未盡

在令十月宋鄭之間有隙地焉隙地曰彌作頃

丘玉暢岳弋錫凡六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

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五年鄭人為之

城岳弋錫城以處平元之族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

公之孫遂圍壘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

此事經在十二月螽上今倒在下更且列其月以爲別者丘明本不以爲義例故不皆齊同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書取覆而敗之

夏許男成卒無傳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陳留封丘縣南

有黃亭近濟水夫差欲霸中國會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楚公

子申帥師伐陳無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無傳晉魏

曼多帥師侵衛無傳葬許元公無傳九月螽無傳冬十

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無傳平且衆星皆沒而孛

盜殺陳夏區夫無傳稱盜盜十有二月螽無傳前年

仲尼之言而不正釋失聞至此年故復十二月螽實十一月

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救前年鄭子賡使徇

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品獲成

灌郟延二子宋大夫以六邑為虛各不有夏公會單平

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平公周卿士也不六月

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也疇無餘謳陽自南方

二子越大夫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

姚自泓上觀之觀越師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

陽大未縣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為越所獲故不可以

見讐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

彌庸不可屬徒五千屬會也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

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

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地守故

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惡諸侯自

到七人於幕下以絕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爭

血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吳為大伯晉人曰於

姬姓我為伯為侯趙鞅呼司馬寅寅晉大夫曰日豈矣

也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大事盟也二建鼓整

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及日

左傳

肉食者無墨墨氣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為敵大

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少待無與爭乃先

晉人盟不書諸侯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

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王

侯牧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諸侯長自王

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

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

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故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

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半邾三而

如邾以事晉如邾六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

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將

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何景伯將

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陳留

北東昏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

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有職於自襄以來未

之改也魯襄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

景伯不會坐爲吳所囚且謂魯不其而執其賤者

七人何損焉大宰謗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

左傳

名通為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

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曰佩玉綵兮余無

所繫之繫然服飾備也己獨無旨酒一盛今余與

褐之父晚之一盛一器也晚視也褐寒對曰梁則

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軍

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王欲伐

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以宋不食黃池大宰詒

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終伍負

春秋左傳卷二十九

大夫
夫誤

春秋左傳卷三十 哀公盡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

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

而修中興之敘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

所以為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修常職故不小邾

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春秋止於

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夏四月齊

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叔還卒無五月庚申

朔日有食之無陳宗豎出奔楚無宋向魍入于曹

以叛曹宋莒子狂卒無六月宋向魍自曹出奔衛

三傳 卷三十 二不支而

宋向巢來奔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秋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傳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無傳陳轅買出奔楚無傳有星孛無傳不言所在史失之無傳饑無傳

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

麟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微者鉏商名以為不祥以賜虞

人時所未嘗見故怪之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

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

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續書魯策以繫於經

丘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使子路

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

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

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

也由弗能濟成也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簡公

悼公陽生子壬也闕止子我也事在六年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

驟顧諸朝成子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諸御鞅言於公鞅齊大夫曰

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子我父夕視

陳逆殺入逢之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之遂執以入執逆朝陳

氏方睦欲謀齊國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

病因內潘沐并得內酒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

子我盟諸陳于陳宗失陳逆懼其反初陳豹欲為

子我臣豹亦陳使公孫言己言己介已有喪而止

既而言之既終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肩背望視

目望事君子必得志得君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

也詐恐多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

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

而立安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言己且其違者

不過數人違不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

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子行逃而隱於陳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

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若子子我在幄幄帳也

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在幄幄帳也

處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侍人禦之子我

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

子遷諸寢徙公使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大史子

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言將為成子出舍于庫

以公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

怒故

三十一

事之賊也言需疑多則害事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

者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

攻闢與大門闢宮中小門也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

失道於弇中適豐丘弇中狹路豐丘陳氏邑豐丘人執之以

告殺諸郭關齊關各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陳我臣

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子方請道及行人車

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出雍門齊城門也陳豹與之車

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

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傳言陳氏務施東郭賈奔

衛賈即子方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

言不及此悔不誅陳氏宋桓魋之寵害於公恃寵驕盈公使

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夫人未

及魋先謀公請以鞍易薄鞍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色爲公享宴而作亂

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所祀乃益鞍七邑而請享公

焉僞喜於受賜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告

皇野曰余長魋也少長育之皇野司馬子仲今將禍余請即救

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

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魋兄向巢也請以君命召之

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

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主迹禽獸者曰逢

澤有介麋焉地里志言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余大也公曰雖麋

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稱公命君憚告子以難

遊戲煩野曰嘗私焉嘗試也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

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

使公與言雖誅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難及子

對曰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

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桓氏向麋其

父克故臣曰不可司馬故臣與桓麋無怨者其新臣曰從吾君

之命遂攻之子願騁而告桓司馬子願桓麋弟桓司馬即麋也

司馬欲入入攻子車止之車亦曰不能事君而又

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麋遂入于曹以叛哀八

年宋滅曹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

巢不能克應恐公怒欲得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

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應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

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民遂叛之向麋

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

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

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弟也珪

守邑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

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

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示不與吳人惡之而反

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

氏葬諸丘輿阮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甲

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壬簡公也孔丘三日齊而

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

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

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退而

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嘗為大

後言初孟孺子洩將圍馬於成洩孟懿子之子孟

武伯也成幸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焉

焉病謂民貧困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

使孺子鞭之恨志故鞭成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

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其弗許請聽命懼

不歸不敢歸成爲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不

奔北燕無傳鄭伯伐宋無傳秋八月大雩無傳晉趙鞅帥

師伐衛無傳冬晉侯伐鄭無傳及齊平魯與齊平衛公孟彊

出奔齊無傳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備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

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所弔爲楚及良而卒

良吳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吳子使

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太

夫之尸廩然傾動貌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

尹蓋對蓋陳大夫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

也重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備備也

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于良絕世猶

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其具一日遷次一日便

君命敢留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

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

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而道死則以尸行事

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

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

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謂主

也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

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

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傳言辛尹蓋知禮秋齊陳瓘

如楚瓘陳桓之兄子玉也過衛仲由見之仲由子路曰天或者以

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

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饗受也若善魯以待時不

亦可乎何必惡焉仲由事孔子故爲魯言子玉曰然吾受命

矣子使告我弟弟成子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

贛爲介見公孫成公孫成成率公孫宿也曰人皆臣入而有

背入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言子叛魯齊人

亦將叛子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

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成曰

善哉吾不早聞命傳言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陳成子館客使景

伯子贛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

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

貢與同

也昔晉人伐衛在定八年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

百在定九年冠氏陽平館陶縣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燕媚杏以

南書社五百社籍書而致之吳人加敝邑以亂在

年齊因其病取謹與聞亦在寡君是以寒心若得

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

病其言也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羸羸齊衛孔圉取大

子蒯聵之姊生哩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孔氏之豎渾良

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通伯姬大子在戚孔姬

使之焉使良夫諸大子所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

服冕乘軒冕大夫服軒大夫與之盟為

請於伯姬良夫為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

之外圃圃昏二人蒙衣而乘蒙衣為婦人服也寺

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妾以告

自稱昏姻家妾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

子與五人介與殺從之介被甲與殺迫孔悝於廁

強盟之孔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

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召獲駕乘車

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

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曰門已閉矣季

子曰吾姑至焉且欲至門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

已可不須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孔子子羔遂

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守門曰無人為也言輒已出

無為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

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因門開而入曰大子

焉用孔惲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已必繼孔惲且曰

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

乞孟厲敵子路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

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

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惲立莊公莊公刺莊公害

故政欲盡去之故政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難

病於外久矣子請亦掌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

公不果此褚師聲子為明年瞞成奔起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

于衛衛侯輒來奔書此春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成即瞞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

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必

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欲伐莊公不果而奔衛侯

使鄆武子告于周武子衛大夫勝也曰蒯聵得罪于君父

君毋通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實諸河

上河上威也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

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

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繼父之世還居君之祿次

方天之休言天方授爾以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傳終蒯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慈遺

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仁覆閔下故稱旻天也

也蔽也熒熒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疾病也律法也言喪

自為尼父無以自為法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

禮失則昏名失則怨失志為昏失所為怨生不能

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

君兩失之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東郡燕縣東北有平

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也醉而送之夜半而

遣之夜遣者慙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

及西門平陽門使貳車反祀於西圃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

所至石函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為大夫

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棄其車子伯殺者許公為反

祏孔悝怪載祏者久不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

不勝不仁人謂子伯季子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

許為許為射之殪仁所以死也或以其車從從公

得祏于橐中孔悝出奔宋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

城父奔宋在昭十年又辟華氏之亂於鄭在昭二鄭

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

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

子木即建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

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

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葉公子高子沈諸梁也

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

藩焉使為藩屏之衛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率義之謂

勇率行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而求

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

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白楚邑也汝陰

褒信縣西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南有白亭

左傳卷三十一

節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

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言不遠矣

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玄庸為直平將以殺爾父

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以鳥為喻楚

國第用士之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

令尹之在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子

西不悛勝謂石乞石乞勝之徒曰王與二卿士二卿士子西子

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不可得

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

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告欲作亂宜僚辭距之

承之以劔不動拔劔指其喉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

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陰

也慎縣與吳戰之所得鎧杖兵器請以戰備獻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為亂許之

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

以袂掩面而死慙於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

可以弗終挾豫章以殺人而後死以效其多力石

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

左傳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
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
蔡遷州來楚并其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
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險猶惡也所求無饜則不
安饜如物偏重則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管
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聞其殺賢知其可討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
子啓五子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
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
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不能從遂殺

之而以王如高府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為門尹圍公陽
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葉公
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
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
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
望歲焉歲年穀也日日以幾冀君來若見君面是得艾也
艾安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
國也旌表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
進言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欲與白子

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也柏舉之敗二子功多棄

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

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匿生拘石乞而問白

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謂白公也

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額黃氏弟額黃

為令尹子西之子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終

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

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

弗去懼害託占卜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

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

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將密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

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

豎告大子大子疾大子使五人與豎從

已劫公而強盟之盟求必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

免三死盟在五年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於藉田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

傳

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

傳

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

傳

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

傳

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

獸為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天子請使良夫

以良夫應為令名良夫乘衷甸兩牡一紫衣狐裘

君至祖裘不釋劔而食祖亦不敬偏天子使牽以

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祖裘帶劔三月越子伐吳

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句卒

相著別為左右屯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

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

遂敗之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吳軍而三晉趙鞅

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天子

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恐晉君

教使衛侯辭以難太子又使杯之杯訴父欲夏六

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國觀國得晉人之

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釋囚服服曰國子實執

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欲必子又何

辱言不須來致簡子曰我卜伐衛未下與齊戰乃

還畏子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積楚

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

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

伐陳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掌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今復可使子高曰率

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右領左史皆楚賤官子穀曰觀丁父

都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楚武王是以克州蓼服隨唐

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

息楚文王滅申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北至汝水唯其

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諱諱疑令尹有憾

於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為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

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右領與左史臣懼右領與左史有

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

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入御之敗遂圍陳秋七

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終鄭裨竈言五王與及魏人陳卒亡

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子良惠王弟沈

尹朱曰吉過於其志志望也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

將何為過相將為王也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子國寧也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吾之虛今濮陽

中被髮北面而諫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

縣縣瓜初生也良夫言已有以小成大之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衛侯得國余為渾良夫

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之公親筮

之胥彌赦占之菽衛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

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衛侯貞卜正卜夢其繇

曰如魚窺尾窺赤也魚尾赤衡流而方羊橫流方

自安衛侯將若此魚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

踰此皆繇辭冬十月晉復伐衛春伐未得志故入其郭將入城

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人之衰

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

十一月衛侯自郵入般師出辟蒯初公登城以望

見戎州戎州戎邑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

焉言姬姓國何翦之翦壞其邑聚公使匠久久不公欲

逐石圃石圃衛卿石惡從子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

攻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終如

乃自後踰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戎

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已氏戎人姓初公自城上

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鬣呂姜莊公夫人鬣髮

也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

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

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

公執般師以歸舍諸路路齊邑公與魯侯盟于蒙齊侯

簡公弟平公敖也蒙在東莞蒙陰縣西故蒙陰城也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

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

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凡盟者季羔曰鄆衍

之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柴也鄆衍在七年發陽之役衛石黧

發陽鄆也在十二年武伯曰然則彘也彘武伯名也鄆衍則

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宋皇瑗之子麋

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鄆般邑以與之鄆般愠

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克在下邑不與彘亂故在子儀克

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子仲初

子仲將以祀姒之子非我為子為適子仲妻麋曰必

立伯也伯非我兄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

老矣不識麋也言右師老不能為亂麋則不可知公執之執皇瑗

奔晉召之召令還

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

皇緩為右師言宋景公無常也緩瑗從子巴人伐楚圍鄆鄆楚邑

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子國未為令尹時卜為右

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開卜大夫觀從之後故命之命以為及巴師

至將卜師王曰寧如志何卜焉寧子國也使帥師而行

請承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相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

固敗巴師于鄆故封子國於柝君子曰惠王知志

其意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是命于元龜逸書也

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

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夏衛石圃逐其君起

起奔齊齊所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

與大叔遺皆蒯聩

與大叔遺皆蒯聩

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夏楚公

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冥越地秋楚沈

諸梁伐東夷報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從越之

敖東夷地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言敬王能終其世終其弘言東

王必大克叔青叔還子

傳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

伐晉十五年鄭人辭諸侯秋師還終叔向言吳公

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吳子出居于

艾艾吳邑豫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

艾章有艾縣

左傳 卷三十一

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其不十一

月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趙孟襄子無恤時楚隆

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

楚隆襄子家臣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黃池在十

三年先主簡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

業而敵之嗣子襄子自謂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

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

隆曰請嘗之嘗試也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

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

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

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也展陳黃池之役君

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

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

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太夫憂

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使問趙孟問遺曰句

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

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史黯何以得

為君子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對曰黯也進不見

吳當亡吳王感問此也

惡時行退無謗言時止王曰宜哉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魯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責七年

齊侯為公稽首不見答顧齊地因歌之曰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

我高路臯緩也高路猶遠行也言魯人臯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路來為此會

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不肯答稽首令齊邾遠至

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先期至也齊閭丘息曰君辱舉

玉趾以在寡君之軍息閭丘明之後羣臣將傳遽以告寡

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六之末次次舍請除也

館於舟道舟道齊地辭曰敢勤僕人不敢勤齊僕人為魯除館

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

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邾隱公八年十

年奔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甬東

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縱越人

以歸以其尸歸終史墨子胥之言也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季邾女季桓子外祖母

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

與有職競焉肥康子名競遠也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

夷人求冉有名也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之舅

氏故稱彌甥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

薦進其可以稱旌繁乎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也終樂祁之言政在季氏夏

六月晉荀瑤伐齊荀瑤荀躒之子高無丕帥師御之

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

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下武子晉大夫知

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

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

治英丘也治齊取英丘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

于犁丘犁丘隰也齊師敗績知伯親會顏庚顏庚齊大夫顏涿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

也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

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魯十六年宣叔以晉師伐

齊取汶陽在齊二年寡君欲徵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

氏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石臧賓如之子

軍吏令繕將進晉軍吏也繕治戰備萊章曰君卑政暴萊章齊大夫

往歲克敵會顏庚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

能進是覺言也也覺過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饋臧石

牛生日大史謝之史晉大曰以寡君之在行在軍牢

禮不度不知禮度敢展謝之終臧氏有邾子又無道越

人執之以歸終子贛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何大

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公庶子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

夏獻其禮宗人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

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

於薛武公孝惠娶于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自桓以下娶

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

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惡公

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適郢越王太子得相親說也將妻公

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

大宰豁而納賂焉乃止豁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越討邑故懼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輒也衛侯

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韞而

登席古者見于君解職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創疾若見

之君將設之設嘔吐也是以不敢不敢公愈怒大夫辭

之不司共辭謝公不可解褚師出公執其手抵徒手屈曰

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

亡恐死以得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南氏子南之而

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

公文要公有忿使人初衛人翦夏丁氏在十以其

帑賜彭封彌子彌子環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

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期夏

子姊妹之孫為從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

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優狡俳優

大夫使俳優盟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戰登公孫

彌牟喪邑公文要失車司寇亥奪政司徒期因三

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斤上匠使

拳彌入于公宮信近之而自天子疾之宮謀以攻

公鄆子士請禦之鄆子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

將若君何言不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先君

也亂不速奔故為我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

今不可眾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蒲近

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鄆鄆齊晉界上邑彌詐

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泠近彌曰魯不足與請

適城鉏

城鉏近宋邑

以鉤越越有君

宋南近越轉相鉤率

乃適城

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

數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已為先發而因載寶歸衛也

卒因祝史揮以侵衛

支離陳各 衛人病之懿子知

之知揮為見子之

子之公孫彌 請逐揮文子曰無

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

妄不 夫見君之人也將

先道焉

若見君有人勢必道助之 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

所

雖知其為君問不 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

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

難而逐之 揮出信弗內

先逐其家

宿

為五日乃館諸外里

外里公所 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請師伐

六月公至自越

前年行 季康子孟武伯逆

於五梧

魯南 郭重僕

為公 見一子曰惡言多矣君

請盡之

二子不臣之言甚多 公宴於五梧武伯為

祝

祝酒 惡郭重曰何肥也

其貌 季孫曰請飲豈也

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

於大行又謂重也肥

言重隨君遠行 公曰是食言

多矣能無肥乎

以激二桓 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

有惡

為二十七年

公孫邾起

卷三下

三六

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庸

宋樂茂納衛侯武叔之子武子也臯如后庸越大夫樂茂宋司城子潞衛侯輒也

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懷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

也復乃睦於子矣民師侵外州大獲越納輒出禦

之大敗衛師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

定子褚師比之父文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齊衛大夫

王孫賈之子昭子也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

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

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

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以觀衆衆曰勿出重

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使不敢

入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崩賸庶弟公子黜也南氏相之

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司徒期也令苟有怨於

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姊也怒期而不得加戮故勅宮女令苦困期姊司徒期

聘於越公聘悼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越王王命取

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公期而及

其姊爲夫人者遂復及夫人之子遂卒于越終言之也終殺宋景

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周元公孫子高

也得昭公也啓得弟蓄養也亦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

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皇懷非我從昆弟靈不緩為左

師不緩乃靈樂莪為司城莪樂溷之子樂朱鉏為大司

寇朱鉏樂六卿三族降聽政三族皇靈樂也降和同也因大尹

以達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大尹常不告而以其

欲稱君命以令不告君也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

師曰縱之使盈其罪盈滿也重而無基能無敝乎言勢

重而無德以為基必敗也冬十月公游於空澤空澤宋邑辛巳卒于

連中連中館名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甲士千人奉公自空

桐入如沃宮秦公尸也梁國虞縣東南有使召六

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畫計六子至以甲劫

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

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卿而

後國人知之司城莪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

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

大尹之罪也言大尹所殺得夢啓北首而寢於廬門之

外廬門宋東門北首死已為烏而集于其上味加

於南門尾如于桐門曰余夢美必立桐門北門大尹謀

曰我不在盟盟六卿大尹不盟無乃逐我復盟之

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孟地將盟之祝襄以載

書告皇非我襄祝皇非我因子潞子潞門尹得樂

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狗于國曰

大尹惑盡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眾

曰與之大尹狗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戴氏卿

與我者無憂不富眾曰無別惡其號令戴氏皇氏

欲伐公公謂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

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施罪於大尹奉啓以奔

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衛出公自城鉞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

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

孫於陳信二十八年衛成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

之盟而君入盟在信二獻公孫于齊在襄十四年子鮮

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在襄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

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詩周

得無強也若得其入四方以為主為主主而國於何

有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

駘上欲使魯還邾田二月盟于平陽西平三子皆

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后庸盟康子病之耻從蠻夷盟言及子

贛思子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不及與武伯曰然

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

臨難而思之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備也

晉荀崴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

于齊歆駟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

者之子使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

五邑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隰役打

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

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郤違穀七里繫

不知言其整也留郤齊地遠去也及濮雨不涉濮水在陳留酸

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成子衣製杖戈製衣也立

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

曰我伐鄭下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

左傳

卷三十一

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

誣陳子故陳子怒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衷善謂大

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言陳滅於成已無傷

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

子告成子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

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

命恒曰無及寡無畏眾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

子之命告寡君成子疑其有文子曰吾乃今知所

以云自恨已無知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

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所謂君子三思今我三不知而入

之不亦難乎悔其言不可復公患三桓之後也欲以諸侯

去之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

問問也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

有問于子余及死乎問已可得對曰臣無由知之

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

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有陘氏即因孫于邾乃遂

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以公從其家出故也終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悼公哀公之子寧也

公未至鄭駟弘曰知伯復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

也行去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

里門于桔秩之門鄭人俘鄴魁壘鄴魁壘晉土賂之以

知政欲使反閉其口而死將門攻鄭知伯謂趙孟

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

無勇何以爲子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

立以爲子對曰以能忍耻度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

襄子由是甚知伯甚毒也遂喪之知伯貪而復故韓

魏反而喪之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

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經凡一十九萬八千三百四十八言

注凡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八十八言

春秋左傳卷三十 大尾

左傳卷三十 跋

三十二

春秋一書。聖制所寓。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誰得而易之哉。雖然。時有遲速。人有賢愚。欲因遺經。窺聖人之用。亦既難矣。是故以公穀之專門。而猶有疎漏誤事之毀。獨至武夷胡康侯。以剛大正直之說。明天理。正人心。史外精義。炳如日星。何俟於後進之贊哉。蓋此數家。以經爲斷。以義爲上。而議論紛紜。猶尙如此。若丘明傳。則先後

依錯。未嘗必以經爲意。復奚與焉。唯敘事洽博。往往與經相爲脣齒。則大非諸家縮朒之儔也。潛意於此經者。豈其可措乎。若夫陶鑄一派。富豔浩蕩之文。爲鈎棘難讀之地。以丘明爲口實。抑亦降哉。余蚤校左傳集解。二年卒業。先賢有言。讀書不眠。徹夜聞杜鵑之聲。余未必無感焉。嗚呼。一堆破爛朝報。其勞神費精亦勤矣。此何心哉。

此何心哉寶曆四年甲戌冬十一月十七日書於魯堂中西播後學那波師曾舊本漫漶改刻再校安永六年丁酉春三月二十一日魯堂重識再版又復磨滅照前校梓句讀一依先師之舊寬政庚申仲夏日平安西三伯識寬政十二年庚申六月再刻

春秋左氏傳杜注增輯

近刻

京都書林

中江久四郎
早藤茂兵衛
矢代仁兵衛

大坂書林

米田清右衛門

